

東南亞發現之中國陶瓷

Chinese Ceramics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部 Miksic 教授在東南亞從事考古工作長達二十五年。他在觀察東南亞早期聚落發展的同時，發現若要瞭解當地聚落未有文字記載時期的發展，中國陶瓷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在此場演講中，Miksic 教授便透過東南亞出土中國唐代到清代的陶瓷器，訴說與中國貿易及考古往來的歷史。

John Miksic 演講

翁宇雯 整理



中國和東南亞間的早期來往：晚唐至宋代

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可能早自漢代就已展開。雖然印尼當地有一些漢代陶瓷收藏，但大多數是由印尼國家博物館的已逝陶瓷研究員 Orsoy de Flines 先生所購得。這些陶瓷並非來自考古挖掘，也不知是否經由貿易途徑而傳輸到東南亞，因此無法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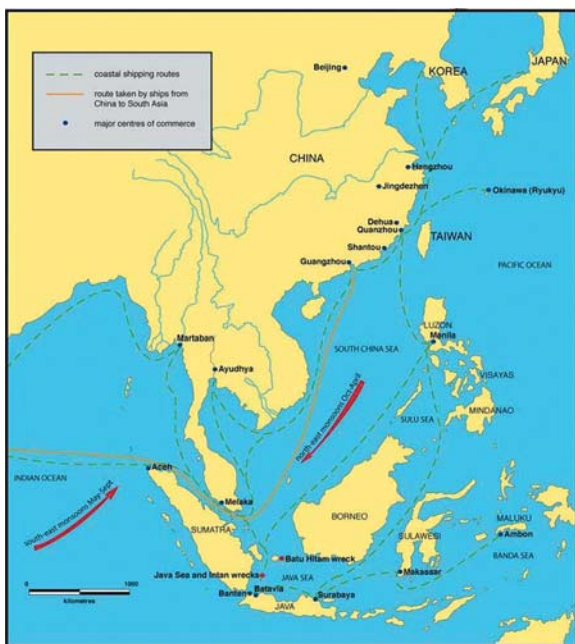
它們是否早在漢代時便已抵達此地。

然而，在中國漢代時期東南亞地區可能就已存在世界貿易的體系中，在一幅一世紀的希臘地圖中便繪有關於東南亞和中國部分，以及馬來半島與南中國海部分。儘管漢代時，東南亞就被納入國際貿易的體系，但並未見中國陶瓷的遺跡。而自晚唐時期開始，從泰國南部到馬來半島到蘇門答

臘、室利佛逝的首都至爪哇都有中國陶瓷的發現。其中一艘九世紀沈沒於西爪哇附近的黑石號 (Baru Hitam)，當中發現了很多晚唐陶瓷和其它藝術品。

黑石號沈船

黑石號是目前發現最早一艘運載中國貿易瓷的沈船，一般相信這艘船是從中國出發往南走，最後在西爪哇



圖一 黑石號的行駛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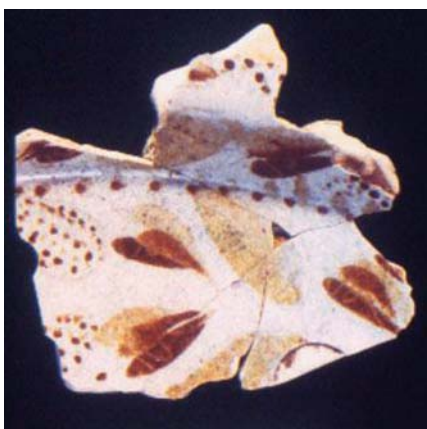
附近沈沒(圖一)。沈船中有六萬多件長沙窯陶瓷被發現，其中部分有裝飾阿拉伯文，但更多的是中國文字的裝飾。這類的長沙窯執壺在東南亞地區也有發現，如爪哇等地。除了長沙窯之外，還有鞏縣窯白瓷、廣東窯系青瓷、早期青花瓷(圖二)、金銀器等。黑石號所載運的都是高級貨品，當初其目的地可能就是爪哇島上重要的王國，也許就是建造頻毗婆羅的遺址。(註一)

泰國南部的遺址

泰國南部東西兩岸也有中國陶瓷的遺址。除了中國長沙窯外，也有發現來自波斯灣的一些陶瓷破片，以及當地製作的低溫陶器。可惜的是，很多遺址在發現之前就已經被盜掘。

蘇門答臘：巨港與巴魯斯遺址

位於現今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王國，是唐代時期東南亞地區最有勢力的王國，其首都蘇門答臘東邊邊的巨港。在巨港附近的遺址，並沒有早於九世紀的遺存，這些遺址時代分佈



圖三 蘇門答臘發現的伊斯蘭虹彩破片

於晚唐五代到北宋早期，有定窯、長沙窯、鞏縣窯白瓷、廣東窯系青瓷，此外，也有出現從伊斯蘭世界的虹彩器(圖三)。由此可見，該地不只與中國貿易，與阿拉伯地區也有貿易往來。

另一個遺址是在蘇門答臘的西北邊的巴魯斯 (Barus)，此地也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接站，在這裡可以見到伊斯蘭陶器跟中國陶瓷的遺存。

印尼

在印尼一些重要的考古遺址中，也發現有屬於廣東窯系的陶瓷器。另外還有發現一些印度陶器及中東、近



圖二 黑石號中的早期青花瓷



圖七 中國城發現的建窯黑釉破片



圖六 印坦沈船打撈出的銀錠



圖五 印坦沈船中的十字杵



圖四 印坦沈船打撈出的越窯劃花青瓷

東的陶器，該遺址所發現的中國陶瓷，甚至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也有類似的組合。

印坦沈船

除了黑石號外，另有一艘是西元九三〇年的印坦 (Iran) 沈船。(註二) 船中的主要文物有陶瓷 (圖四)、金屬，還有很多銀錠的發現。沈船中較特別的是一些和佛教有關的文物，例如十字杵 (圖五)，這可與宋代三佛齊的人曾經帶著銅礦到泉州訂作再帶回去的文獻記載相印證。

在印坦沈船裡除青瓷、白瓷、青白瓷外，還見有帶中文的銀錠 (圖六)。這樣的銀錠約發現有八十件，但或許其中部分已被漁民或潛水者取走，原有的數量可能更多。銀錠上的款識通常寫著其重量，而這些銀錠通常也被當作外交禮物，文獻中就會有記載：在一〇七九年時，中國送給蘇門答臘重達五百七十公斤的銀錠。

馬來半島：刁曼島

此時另一個重要遺址則是位於馬來半島。此地曾被坦米爾的勢力侵略。此外，因發現許多中國陶瓷，可見這裡和當時中國的相互來往。

馬來嶼

西元六四四年間一個在馬來半島上相當著名的王國：馬來嶼，曾到中國朝貢。在很多文獻記錄中記載，中國和三佛齊之間的往來非常密集。許多附近被發現的遺跡則多屬佛教遺跡，沿著河岸發現非常多的中國陶瓷，但沒有早於宋代的文物。另外也有很多夾雜近代、早期的遺跡，但是主要都是宋代。品類主要是白瓷、一些青瓷及晚期青花瓷。

亞齊省

亞齊省 (Aceh) 位在蘇門答臘北端地區，是麻六甲海峽航線的必經之路，可說是很重要的轉運點。根據馬可波羅的記錄，每一年都會有商船從中國來，順著季風的潮流，六個月一次，馬可波羅本人也是經過此地回到歐洲。

在北蘇門答臘地區，亞齊省的海

來半島東岸的刁曼島，通常商船經過此地時會停下來加水，所以遺址附近發現有一些中國的陶瓷器，如廣東窯系的瓷器。另外在此也發現許多宋代的陶瓷，其中還見有不少完整器。

菲律賓

過去菲律賓已經有很多關於考古文物的發現，從馬尼拉、中部、南部很多區域都有宋元時期文物的發現，但是這些文物大部分是非法考古所得。另外在武端 (Butuan) 發現有印尼的佛教文物，從很多記載文獻資料可知，這些印尼附近群島王國和中國的使節往來頻繁，或許考古的發現還可以作為說明文物脈絡的佐證。

在武端也有一些沈船發現，因為沈船位於較淺的淤泥中，所以保存十分完整，我們可以藉此瞭解當時的東南亞航海面貌。

檳城

馬來半島北邊的檳城 (Panang) 還有一個重要的遺址，發掘於一九六〇年代，有好幾噸龍泉青瓷被發現。

岸線不斷下陷，原來的建築遺址可能已沈沒在海底，也許應往海底找尋相關的遺址。海平面以下好幾公尺的地方有一些伊斯蘭墓發現，時代約距今五百年。在亞齊省的海岸，我們可以看到元代龍泉窯、十五世紀泰國青瓷和明晚期青花瓷，雖然還沒有正式的考古發掘，但將來正式的考古發掘時，應該會有更多的發現。

中國城

接下來談蘇門答臘的中國城 (Kota Cina) 遺址。在過去一百多年中蘇門答臘長期暴動，導致難以作適當的考古發掘，但其中有十一至十二世紀碑刻的發現，碑文有漢文字書寫，也有坦米爾文書寫的。

Miksic教授開始進行考古工作的地點就是起自蘇門答臘北邊的中國城。據考古發現推測，此地宋代到十三世紀時曾是人口集中地，約有一萬多人之譜，考古發掘發現有中國青白瓷、青瓷小罐、青瓷水注等，中國陶瓷的比例相當高，約佔三分之一。雖然沒有其它的進一步的證據，但

正式的考古發掘。其中約有十八件鉛作的錠，上面都有中文的銘款。沈船中遺物以中國陶瓷為最多，有三萬件左右帶有中文銘文的碗，而金屬器佔了其中一些部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沈船在爪哇海 (Java Sea)，船上約有



圖十二 14-15世紀的東南亞考古遺址

十萬件中國陶瓷，其中含綠釉白花等中國陶瓷器 (圖十一)。從沈船裡遺存十萬件以上看來，從晚唐到宋時期，中國陶瓷已經開始大量製造。

元代以後：「青花瓷的時代」

接下來要看東南亞十四至十五世紀的考古遺址 (圖十二)，Miksic教授把此時期稱為「青花瓷的時代」，因為青花瓷逐漸增加，變成主要的商品。這個階段的遺址非常多，譬如新加坡、爪哇島海岸及內陸、蘇門答臘這些地區，算是在十四至十五世紀比較新出現的遺址。



圖十一 沉船中的綠釉白花瓷片

印尼楠榜省

在楠榜省 (Lampung) 這個遺址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時期的遺物出現，譬如七世紀室利佛逝王國時期的遺物及建築遺跡，其中還見有十四世紀早期的中國青瓷。為何在這個地區會有如此長時間跨度的不同遺物出現固然很難解釋，但至少可以推測在十四世紀時，這裡就是頻繁使用中國瓷器的地方。

新加坡

最早關於新加坡文獻記載可能是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島夷誌略》中提到中國以外的九十九個地方，新加坡是其中的第五十個。汪大淵對地理的概念很有趣，以龍牙門作一個中介，分為西邊和東邊 (圖十三)。他提到三個名字可能跟新加坡有關：淡馬錫、龍牙門和班卒 (Bangsu)，而班卒可能是當時海盜的重要據點。過去二十年Miksic教授在班卒作發掘調查，在山上與平地都發現不少遺址和文物。在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也有一些記載提到淡馬錫，而且



圖九 柬埔寨吳哥地區石壁上的中國船形象 (A.D.1200)



圖八 中國城發現的中東玻璃珠

Miksic教授認為這裡很有可能會有許多中國人居住，是中國人早期在東南亞定居之地。

Miksic教授在東南亞考古時，也發現了此地唯一一件福建建窯破片 (圖七)，除此之外，多是中東的陶器和印度的玻璃珠 (圖八)。由此可見中國城和許多地區都有往來，中國城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港口。但這些當地可能的真實面貌，都未見於文獻記載，也可見考古所發現之陶瓷的重要性。

柬埔寨吳哥地區

據說中國船很早以前就已航行在東南亞海面上，但是現存中國船實體只能上溯至一四〇〇年，不過柬埔寨吳哥地區一二〇〇年的石壁，其上有中國船的圖像 (圖九)。吳哥地區在宋代時被稱為真臘，近來在附近也發掘有很多中國陶瓷，佔最大比重的是青白瓷破片與盒子的造型，也許當初是使用於宮廷中。中國以外的出土例則有越南的鐵繪瓷器 (圖十)。日本派駐在當處的考古隊曾在吳哥城附近



圖十 吳哥地區出土的越南鐵繪瓷片

的一個寺廟Pasar Suci中還發現約有五噸的瓷器，其中一些器皿還保存相當完整，也有疊燒青瓷的發現，在這個單一寺廟遺址附近卻有高度集中的中國陶瓷遺存，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此外，也有很多晚期青花瓷在這邊發現，尚待更多研究來揭開其緣由。

新加坡附近的沈船

另外一艘在新加坡附近的沈船於一九八〇年代左右被發現，但並沒有

村民的手中得到，當他過世時，其遺孀就將這些破片送給教授，所以 Miksic 教授才能藉此機會研究這些破片。很可惜它們不是來自正式考古發掘，但作為當地發現的十四世紀早期遺物，還是有其值得研究之處。其中有一些破片十分平整，也許被當作磁磚裝飾在牆上。



圖十五 西爪哇出土的中國青花瓷

結語
東南亞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陶瓷消費或鑑賞之地，中國陶瓷從晚唐時期就被輸出到東南亞地區，在這裡可見的不只是較差的外銷類型，還有比較高品質的陶瓷輸入，可能是上層

杜邦
杜邦 (Tubang) 是滿者伯夷王國很重要的港口，可惜至今尚未有正式的考古發掘。這邊有一個小博物館，裡面的藏品是從一艘被盜掘的沈船中沒收的。在東爪哇 Miksic 教授也有做過三年的研究，包含較有系統的考古試掘。

西爪哇 Bangensian

西爪哇的 Bangensian 港口至少從一四〇〇到一六〇〇年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地出土有宋、元、明代早期的陶瓷。我們在附近也有一些建築遺址的發現，例如土牆，也有一些可能是穆斯林祈禱的地方，其中發現十四至十五世紀的青瓷與十五世紀的泰國鐵繪，也有看到有晚明的陶瓷或過渡型瓷器的發現 (圖十五)。



圖十四 新加坡出土的中國玻璃器

滿者伯夷王國 多烏蘭

爪哇島中比較重要的是滿者伯夷 (Majapahit) 王國的重要據點，在這個地區的遺址發現很多各種的中國陶瓷，並以青花瓷居多。這些破片集中在爪哇的多烏蘭 (Trowulan)，原是一個新加坡人所蒐集的，也許當初是從

特別表示淡馬錫也是其中重要的轉運站。此地過去有很多戰爭，汪大淵記載也有提到新加坡曾經被暹羅所侵略，馬來也侵略過爪哇這個地區，可以想見十四世紀的時候，這個地方應該就是一個人口定居的地方，足以動員去參加戰爭。

一九八四年以後，在一些試掘中也發現很多十四世紀的中國陶瓷。即使像新加坡這樣高度發展的城市，我們還是有機會發現一些早期、例如十四世紀的遺址。

此地發掘的文物當中還有一些玻璃的遺存，經科學化驗以後，發現這些都是中國的玻璃 (圖十四)。這些玻璃壁薄、製作精緻、裝飾方式多元，譬如有的有絞胎的形式。在新加坡尚未發現墓葬遺址，但在南方的島上倒是有發現，且在十四世紀的墓葬發現有小玻璃瓶的隨葬品。很可惜並沒有人從事元代玻璃器的專門研究，這樣的玻璃瓶只能猜測可能是在泉州附近製作。

另外，此地有許多來自中國不同窯口的陶瓷，除了青瓷、青白瓷以外，還有德化瓷、樞府型白瓷的作品，以及十四世紀的元青花，另外也有從斯里蘭卡來的文物，再次顯示新加坡在當時是重要的交接點與轉運站。除了新加坡以外，Miksic 教授對鄰近的小島也有進行一些挖掘。

階級或擁有政治勢力的人在使用，有些作品甚至就會被當成是傳家寶，從宋代就一直被傳下來。我們從這些珍貴的考古遺物不但可以瞭解中國和東南亞的往來，也可以瞭解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交通。

(此文乃根據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施靜菲小姐現場翻譯整理)

翁宇雯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另有學者認為黑石號沈船是從揚州解纜出港，最終目的地則是波斯灣的貿易港戶羅夫 (Siraf)：詳見謝明良，〈記黑石號 (Batu Hitam) 沈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期 (2002)，頁1-59；其它相關研究請參考 John Guy, "Early Asian Ceramic Trade And The Belitung (Tang) Cargo", *T.O.C.S. 2001-2002* pp.13-27; Rosemary Scott, "Remarkable Tang Dynasty Cargo", *T.O.C.S. 2002-2003*, pp.13-25;
2. 關於印坦沈船的定年，Miksic 教授是根據其高徒 Michael Flecker 的發掘紀錄而定為 930 年，詳見其網站 <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resume.htm> (2009/4/6 檢索)。印坦沈船相關研究還可參考謝明良，〈關於所謂印坦沈船〉，《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頁309-321。